

席上，已對和談條件，逐步降低，祇要達成美軍之撤離，成立聯合政府，即可以釋放美俘作為交換，如果，美方代表波特，能繼續會談下去，不作讓步的話，可能會促成越共更多的讓步亦說不定。然而，正在此時，尼克森突然

宣佈行將計劃訪匪，北越原想以釋俘，交換美方之讓步希望，乃告中止，認為美國這一頭號敵人，竟與其友人——毛共，作直接之交往，深疑此一交往，會不會發生對其不利之決議，故七月十九日北越「人民報」中，曾以「尼克森主義必然失敗」為題，譏諷尼克森主義實為「不過想以大國聯合大國，將小國來安排的主義」，聲言現今是各民族站立起來的時代，是小國可以打敗大國侵略的時代。七月二十日「人民報」中社論，聲言「獨立自主路線是爭取勝利的最重要的根源，越南的命運應由越南人自己決定。」等語。七月廿二日「人民報」，再度發表「各民族的第一號敵人——美帝國主義」為題，抨擊尼克森主義，指責大國間的妥協，表明越共仍將戰鬥到底。

分析北越所以猛烈抨擊尼克森訪匪一事的原因，不外乎是：

(一)因美匪直接會談，相對地使巴黎和談之地位，顯得不太重要了，原定利用美國國內叫囂尼克森應速訂定撤軍日期而作之威脅條件，無形中已經一為俄共及東歐共產集團各國，對其作重武器方面之支援，並在毛俄共兩者相互矛盾之間，求取平衡及乘隙利用，獲得生存。今美方直接與毛共會談，此一單方面之行動，影響平衡的局勢，故越共必以猛烈抨擊尼克森此舉，以達到討好其主子——蘇俄，而利今後繼續在匪俄矛盾的夾縫中求取生存與發展。

(三)以不合作之姿態，杯葛尼克森訪匪行動，俾在巴黎和談中，向美方取得勒索。

## 五

綜合上述各點，尼氏訪匪計劃宣佈以後，對越南戰局的前途，可以獲得下列概念：

(一)由於越戰結束問題，牽涉的因素太多，如欲藉尼氏訪匪而求得解決，似不可能。越戰問題，始終是美匪雙方討價還價的籌碼，誰的手上控制得多，誰就獲勝，如果手上沒有籌碼，要想贏取對方，是不可能的。

(二)越戰當前的問題，是美國如何將越戰越南化堅持到底，並且如何使得美越之間，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之密切協同與合作，形成一堅強的戰鬥體，共同為遏阻毛共對外滲透而努力。決不能多生枝節，否則，除了打擊越南人士鬥志，放鬆對共黨作戰的警覺以外，對實際問題的解決，並無裨益。

(三)越戰是中南半島秩序維護之重要因素，亦是當前反奴役、反共產的重要範例；決不能以越戰問題來交換有損於其他民主國家的利益。況且，毛共對越戰的影響力，決不會違反其一貫對外侵略、滲透，以及「人民戰爭」輸出的基本政策的，假如毛共真願在中南半島「放下屠刀」，改變政策，則無疑地是將中南半島的共黨影響權力，全部讓給俄共，深信毛共決不會採取這一路線，而將其侵略野心，全部變更的，這是很肯定的推論。

尼氏計劃訪匪與越南戰局之前途發展，言盡於此，尼氏如何在這些因素中，考慮對毛共之對抗，深信，白宮的智囊團一定會詳作研究，在此，僅將事實陳明，以供參證而已。

(八月廿六日)

劉懋枏

# 尼克森的想法與毛共的作法

民 主國家與極權國家，在處理問題的構想與作風方面大不相同，倘與毛共的作法比較，更是完全相反，這自然與其本身成長的歷史及政治體制有關。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史達林、希特勒都是風頭最健的人物，也各有其突出的性格與魔力。當時新聞界對他們的觀感與評論是這樣的：一

羅斯福，以不斷的驚人行動，爲其明年競選連任總統撈取政治資本。

一九六七年美國國家電視廣播公司報導黑魯雪夫在一九六一年與甘迺迪故總統在維也納的一段對話。

**黑魯雪夫對甘迺迪說：**「你能當選總統，應當歸功於我們，你知道這個事實嗎？」

甘迺迪表示不懂，要求黑魯雪夫加以說明。於是黑魯雪夫說：「讓我告訴你，（總統選舉投票結果），你比尼克森只多了廿萬票，（據說事實上只是多了十三萬餘票）。尼克森要求我們釋放U-2被打下來的飛行員……假使我們這樣做了，他已可因這一點多得五十萬票，因爲這是表示尼克森和我們能够建立更好的關係。但是我們猜透了他的計劃，我們決不給他任何回音，而把好消息在你進入白宮時送給你，你對這點怎樣想法？」

甘迺迪說：「我對你完全同意，假使你不照已做的去做，尼克森必已獲得他的廿萬票了。」

這段故事，對尼克森和其他一些美國政黨領袖來說，自然大有啓示作用。

**毛共發動乒乓外交之後，招徠若干外國人士訪問大陸。**許多有意問鼎白宮的民主黨人，如麥高文、甘迺迪、韓福瑞等，都已紛紛向匪請求簽證，企圖由匪區獵獲一些政治資本。尼克森既有意競選連任，自會搶先一着，遂戲劇化的宣佈赴大陸訪問。

當尼氏宣佈季辛吉祕訪北平及他本人亦將前往訪問的消息之後，即在政府各部門實行了一種變相的「新聞封鎖」，訓令政府及黨（共和）內人員，對其擬將訪問中國大陸一事不許揣測，也不許公開評論，同時，羅吉斯國務卿對國務院的官員亦有嚴格指示，對尼克森訪問北平一事要嚴守四個「不許」——「不許分析」、「不許說明背景」、「不許評論」、「不許推測」。於是平時肯說話的政府官員們，一時都噤若寒蟬，守口如瓶。因而華府新聞界亦有人大鳴不平，公開指責尼克森政府不該如此「封鎖新聞」，對尼氏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風大爲不滿。據說尼克森總統對此事如此謹慎的原因，是他惟恐話說多了，會得罪毛匪，以致影響他赴北平訪問的計劃。

八月四日中午，尼克森在白宮舉行記者招待會時，有位記者要求他多談一點他訪問中國大陸的計劃，他說：「這將是一次討論有關兩國政府間各種

問題的會談，它不是一種立刻就能導致兩國關係緩和的討論，其實這正像我們和蘇聯的情況一樣，從一個沒有交往的對抗時代轉入一個有討論的談判時代。這並不是說任何一方對於雙方所有的廣大歧見帶有任何幻想來參加這次會談。我們雙方的利益是非常不同的，雙方在季辛吉博士和周恩來『總理』的廣泛會談中都已認清這點。我們並不期望這些會談能消除一切歧見。」由此可見尼氏此次訪問大陸，究竟能談些什麼，有何收穫，他自己也毫無成算。顯得除了爲訪問而訪問之外，其他也沒有什麼。難怪美國「金山時報」（美籍華人經營）曾說：「此一絕招，旨在拉票而已！」

我們就事論事，目前國際形勢，確實複雜微妙，詭譎莫測，尼克森訪問大陸，可能不僅單爲競選拉票，但縱有其他施策，也不一定非總統親自出馬不可。

## 二

自乒乓外交上演以來，國際新聞界的評論頗多，他們對毛共此舉的意見也提出一些看法，歸納起來，約略有以下幾點：（一）謀求打破國際關係上的孤立。（二）對外擴大貿易，博取經濟上的若干利益。（三）尋求美國的牽制，以減緩俄國的軍事壓力。

以上的推論，都是依照自由世界的常情與尺度去衡量共匪，雖然不無道理，但如果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這就低估了毛共爲害世界的野心。

美國「紐約每日新聞」外交事務分析者卡西迪曾說，在中國大陸走過一趟的多數記者，不問他所獲得的印象如何，但他們對以下的這些問題却無法作答：（1）中國大陸的婦女，對於大家都穿同樣的衣服——不僅和其他女人一式一樣，而且和男人沒有分別，不僅和男人一樣的操作，甚至像拖車馬似的終日勞苦工作。廿五歲以前不准結婚，婚後只准有兩個或三個孩子。這些事實不知作何感想？（2）對於那些在育幼院中成長而每逢週末才能看他們的父母的孩子，其影響又屬如何？（3）對於那些一九六六年被套上「紅衛兵」臂章，並且被命令藉侮辱辱長以表現他們的「革命狂熱」的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九年又使他們受到軍事控制，並且發配到鄉野去工作，又該作何解釋？（4）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必須從事爲期三年的勞作或軍中服役三年，他們的反應如何？（5）知識份子必須丟下他們的工作，離開他們的圖書館和實驗室去實行體力勞動，他們的思想如何？（註一）

其實，解答上述的問題並不困難，概括一句話，這些現象都是共匪管制人性、摧殘人性、消滅人性的一些作法、過程或結果，在毛匪看來，凡物都是資財，是人都是工具，他對於傳統的人文、理性全然否認。毛匪曾說：「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註二）這就是說，民主自由世界所說的人性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自然都是反動的謬說。因此，我們以人情、常理去觀察共匪的一切策略與措施，都是講不通的。卡西迪等對匪區的一些現象之大惑不解，道理就在這裏。

不過，卡西迪同時還說：在「乒乓突破」期間及其後獲准進入大陸的美國記者們所受到的待遇，出之於共黨所玩弄的手腕，多於真誠的禮遇。（註三）這反映美國記者們也領會到乒乓外交還有其不誠實的一面。惜其只是由於對共匪詭譎伎倆認識不足，因而對乒乓陰謀莫測高深。這給深受其害的亞洲人看來，美國人士不可不深思遠慮，並宜早日警醒。

### 三

當共匪乒乓球隊在日本訪問期間，匪隊所到之處，都打出一幅大字標語：「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在共匪看來，球賽的意義，主要是「突出政治」，奈民主人士對此多不重視。在美國球隊離開大陸不久，據四月廿五日南斯拉夫電訊，周匪恩來於四月廿四日晚在北平發表演說時表示：乒乓外交政策，對中共支持「人民對抗美國侵略」的立場，沒有任何影響。足見其反美的本質毫未改變。

自越戰轉趨越南化之後，毛共所受的壓力減緩，其輸出「革命」的妄想也與日俱增，爲了達成其對各地滲透顛覆的目的，遂廣泛展開笑臉攻勢，所謂乒乓外交，季（辛吉）、周（恩來）密談，尼克森定期訪匪等等，都是這一陰謀的主要環節。

乒乓外交出現以來，毛共對外活動頻繁，其應用已久的統戰謀略也隨之大行其道，比較顯著的有下列幾起：

(一) 四月廿五日，施亞努在北平舉行宴會，慶祝印度支那最高級會議一週年，周匪恩來應邀與會，他在席間講話中曾說：「施亞努倡議召開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它使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緊密團結在一起，結成了堅強的反美統一戰線，使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按施亞努原是高棉封建殘餘勢力的代表，他與共產黨形同水火，根本不懂「統一戰線」爲何物。周匪稱讚其爲印度支那三國反美統一戰線的締造人，自然是有意製造傀儡，爲侵略東南亞預作準備。據合衆社永珍八月十四日電：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八月三日所發表的一度曾列爲「密件」之報告書，在其結論中，認爲寮國的軍事局勢「不斷在變壞中，且主動顯然在敵人手上」。此軍事局勢中的一個面目就是中共顯出已經深入地介入寮國。中共自一九六二年起即在寮國北部進行廣泛的築路計劃，現在寮國國內，從築路護路的共軍與中共人員，仍有二萬餘名。另據路透社曼谷八月十五日電：靈通人士今天說，約有一千五百名受中共訓練的共黨幹部已完全控制泰國東北部逾一百個鄉村。該等鄉村，位於戰略性那空拍儂府兩個地區之間，該府距曼谷約四五五哩，位於與寮國接壤的邊界上。這些事都已把周匪的陰謀逐漸顯露出來。

(二) 五月中旬，邀請秘魯新聞工作者憂努埃爾·赫蘇斯·奧爾韋戈索、安東尼奧·梅薩·夸德拉·赫爾曼·卡爾內羅等三人訪問匪區，並曾到北平、廣州、南京、長沙、韶山等地參觀，於五月十五日離上海返國（註四）。稍後，復於六月中旬邀請祕魯漁業部長和貿易代表團訪問匪區，該團由漁業部長哈維爾·坦塔萊安·巴尼爾將軍等組成。周匪恩來於六月十四日下午予以接見時曾說：祕魯是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國家之一，有着悠久的歷史文化，祕魯政府和人民捍衛二百浬領海權的鬥爭值得讚揚。中國人民堅決支持祕魯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雖有一兩個「超級大國」反對我們，但是全世界人民支持你們的鬥爭。（註五）其言語間極盡挑撥煽動之能事。

(三) 邀請伊拉克經濟技術代表團訪問匪區。該團於六月十七日抵達北平，由伊拉克石油和礦業部部長薩敦·哈馬迪率領，代表團團員有革命指揮委員會經濟局委員法赫里·亞辛·卡杜里，經濟部對外貿易關係司司長馬赫迪·奧貝迪，工業部局長沙克爾·阿里·阿卜杜拉，農民協會總聯合會執行局成員哈齊姆·卡齊姆·哈拉大等十一人。該團在北平下機後，由匪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方匪毅等前往歡迎，並唆使一些「革命羣衆」高呼：「堅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美以侵略者的正義鬥爭！」、「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口號。（註六）

(四) 非洲統一組織部長理事會第十七次會議，六月十五日晚在埃及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開幕，共有卅七個非洲統一組織成員國的代表出席了會議。該會係以反西方自由世界為召號，會中剛果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奧桑斯·伊孔加曾說：「我們不可能在同帝國主義或同它的走狗妥協的基礎上建設我們的未來……非洲被奴役的各國人民為恢復自己的自由和尊嚴所剩下的唯一選擇是使用暴力。」毛共為了加強對該一會員國的滲透活動，曾派遣其御用的傀儡沙林察（施亞努流亡組織的外交大臣）前往出席該會的開幕會議，乘機向該會議的各會員國進行遊說活動。（註七）

此外，還邀請智利與亞非各國人民團結委員會總書記費爾南多·穆里略·比亞納和夫人赴匪區訪問，派遣由嵇玉華率領的匪女子籃球隊先後赴智利、幾內亞等國訪問。派遣以匪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周匪化民為團長的貿易代表團，進行環球訪問。派遣男子籃球隊赴中美古巴等國訪問。邀索馬里政府代表團訪匪，邀剛果（布）婦女革命聯盟代表團訪匪，邀阿聯貿易代表團、阿爾及利亞政府代表團訪匪，邀美國黑人工人大會代表團、日本公明黨代表團、瑞典火炬社代表團、羅馬尼亞旅遊代表團……等等先後訪問匪區。毛共派赴國外的球隊、代表固然賦予一定的「親善」任務，四面八方應邀前來匪區訪問的人士，也無不接受其「招待」、「懇談」，而乘機向他們灌輸的也都是為何反美、誰當反美、怎樣反美等等。這種外交活動，無論就內容與規模來衡量，均無前例可言，如予正名，似應稱其為外交界的人海戰。

八月一日，中央社香港電：「共匪為了進行『國際統戰』，加速『世界革命』，在過去半年中，曾兩次增撥特別費，據靈通的內幕消息透露，其數量不下於一億美金。此項費用多數是用在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的國家，其中有的是予以軍經援助，進行基本建設；有的是資助親毛團體策動當地的反美、反政府的叛亂；有的則實行用金錢購買友誼，拉攏接受收買的國家或各該國的同路人去大陸訪問，利用機會，推動和匪偽建立『邦交』。這一消息與前述『人海』外交的規模對照，大致堪相吻合。

與此同時，匪黨為了配合及聲援對外行動，在匪區內亦對其黨徒和羣衆展開一連串的宣傳教育工作，諸如：①四月廿四日，匪提前播出「今年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在全部卅二條中，有十一條都是反對美國。②匪兩報一刊於五月廿日以「反帝鬥爭綱領」為題，聯合發表社論，謂一九七〇年五

月廿日，毛澤東發佈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已成為毛共向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進行反帝的綱領。並稱：「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新高潮正在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尼克森政府已日暮途窮，一籌莫展。」（註八）八月八日，北平匪新華社播出一篇文章，題為「堅決支持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內稱：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正當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鬥爭蓬勃興起的時候，毛××發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毛××的這一聲明表達了中國人民對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自由解放鬥爭的熱烈同情和堅決支持，給了英勇戰鬥的美國黑人弟兄以巨大的鼓舞。毛××指出：『美國黑人鬥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在美國，萬惡的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給黑人造成了深重的苦難……日益加劇的階級矛盾、民族對立，促使黑人羣衆燃起反抗的怒火。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黑人是站在反帝戰線上的戰友。我們堅決支持美國黑人弟兄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的正義鬥爭。美國黑人在美國國內造反，對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帝鬥爭是巨大的支持和配合」。

綜合以上的這些措施，顯示毛共正在進行一項空前的陰謀活動：一方面藉尼克森準備訪匪為口實，打出一幅「美帝已低頭軟化」的幌子，四面八方展開「人海」外交，加強「統戰」活動，俾能在國際廣泛的建立反美統一戰線，同時打擊美國聲望並破壞其在各地的一切援外措施。一方面在美國國內從文化、經濟、政治各階層加強滲透活動，進而挑撥階級鬥爭，煽動種族衝突，以俟時機成熟，再製造混亂，以顛覆美國政府。

所謂「統戰」活動，原是共匪慣用的伎倆，毛匪曾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註八）這些法寶，目前已轉變方向，正積極對外試用和運用，而統一戰線更是這三個法寶的前衛。乒乓外交，是其用以接近美國人民的手段，尼克森首肯訪匪，是其統戰工作的初步收穫，自然也可作進一步顛覆美國政府的掩護。

和「聯合行動」甚為相像，但事實則截然不同，這必須由沉痛的教訓中始能察覺出來。共匪對它雖沒有明確的界說，但從其往日的實際行動中略可歸納出一個概念：它不一定要有固定的組織形式，也不是對友黨、友軍或友國的聯合行動，只是在一定時間、一定情況下的利用對方，惟這種利用的主動

則操之在共黨，因而統戰結果，有利的是共黨，吃虧的則是被利用的對方。

當某一團體、階層、民族、地區、國家誤入統一戰線陣營時，不僅逐漸喪失其人格、國格、民族獨立性、內部的團結與和諧，而且在共黨滲透、誘騙、分化、離間、爭取及其聯多打少、聯左打右、又聯合又鬥爭的統戰手法下，使你四分五裂，直到被消滅、被共黨「統一」為止。

當抗戰勝利之後，馬歇爾來華主持「國共和談」的時候，「毛澤東離重慶回延安的前夕，發表演說，依中共機關報之新華日報（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的記載，有如下語句：『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毛澤東口頭上說他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實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什麼呢？此後的事實就是這個問題的最好答覆。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協議及其一切諾言，都徹底破壞無遺了。』（註九）再如毛共竊據大陸之後，其偽憲法上明文規定，任何黨派都有其自己獨立的組織與政綱及活動的自由，但在「文革」期間，毛林集團則唆使「紅衛兵」在北平的附匪黨派門前張貼佈告，「限其廿四小時內全部解散」。這些事實，都是該一統戰策略運用的實例，也是乒乓外交、邀請尼克森訪問大陸的前車之鑑。

當四月十四日周匪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队時，曾稱許此舉為「中美人民（親匪者）人士而言，至於美國政府的官員和工商企業界的東主、董事之流，則與人民大有區別。毛共今年「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有一條說：「堅決支持美國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就頗耐尋味，它之所謂人民的性質與立場也可從這裏顯示出來。

一面，對其需要的一面積極聯合，對其反對的一面則用力打擊，一直到發動叛亂，推翻當地政府。像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在毛共指揮下由印尼共黨發動失敗的暴亂，就是最好的例證之一。

再就匪緬關係來說，緬甸是亞洲最早承認匪偽政權的國家，時間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較印度猶搶先半個月。可是他也和印度一樣，與共匪建交未久，即成為共匪公開侵略的目標。一九五三年，緬甸在共匪指使下集中兵力攻擊緬境的雲南反共軍。卒採種種方式逼使反共軍撤離，為共匪拔除眼中釘。此時周匪恩來與宇努等也經常往來於北平仰光之間，互相訪問。共匪對緬甸的政策，一貫是採用地上地下的雙軌制，一方面對其政府高唱和平共存，一方面則進行滲透、分化和顛覆，必要時更悍然出兵。據一九五六年八月廿八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雜誌」發表其駐東南亞記者艾勒崗特發自仰光的電訊說：「估計過去兩年間，已有七十萬以上的大陸移民，由雲南越過防衛力量薄弱的緬甸邊界，祕密入侵，故緬境的中國人，已由三十萬突增至一百萬以上。」艾勒崗特形容這種滲透，較之軍事侵略更為惡毒。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陶姆森曾在威斯康辛州馬狄里城出版的「進步月刊」上，發表文章說：共匪雖早已分別由軍事行動與平民滲透兩路向緬甸進攻，但直至一九五六年七月才引起大家的注意。緬甸從脫離英國宣佈獨立之日起，即盡其最大努力，發展與中共的友好關係，但緬甸這種努力的結果，令人非常失望。舉例來說，共匪曾撥出大量經費，通過駐仰光的匪偽使館，援助由共產黨控制的緬甸反對黨。陶姆森的結論是：「除非全世界的民意重視緬甸（但直至目前却冷淡得很），否則緬甸彷彿已註定逐步被宰割，直至它成為中共的附庸為止。」（註十）緬甸媚匪的結果，不僅是乒乓外交的借鑑，即與當前自由世界姑息主義者的對匪認識而言，也正是提供了很好的一課。

## 五

近數月來，毛共在笑臉外交的煙幕下，儘管在表面上擺出一付偽善面

孔，左一個友誼，右一個和平；但實際上對美國的攻擊與破壞則是變本加厲，較前尤烈。除了利用廣播、報紙大肆辱罵之外，更直接、間接唆使、煽惑其海外嚙嚙和反美人士展開對美國的仇視與破壞行動。例如：①廿二個拉

丁美洲國家，六月十四日聯合向美國提出一項文件，抗議美國衆議院最近通過損害拉丁美洲國家經濟利益的新的食糖進口定額，他們還決定委派墨西哥、多明尼加、阿根廷、巴西和薩爾瓦多的代表，就這個問題同美國交涉。（註十一）②古巴全國各階層的人民正在發表聲明和舉行示威遊行，強烈抗議美國非法剝走古巴漁民和對他們進行無理判決。聲明中說：「美國這一侵略罪行非但沒有嚇倒我們，反而使我們增加了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仇恨。」（註十二）

根據聖地亞哥消息靈通人士透露，智利正考慮讓共匪在其領土內建立軍事基地。（註十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雷震遠神父亦在世界反共聯盟大韓民國分會舉辦的座談會中報告稱，美國共產黨雖已分裂為四派：①美國共產黨——親蘇。②進步勞工黨——親毛共。③社會工人黨——尊崇托洛斯基。④黑豹黨——走毛共路線），但其在美國從事叛亂活動則毫無二致。他們正利用「伊斯蘭邦」、「革命行動運動」、「種族平等委員會」、「學生非暴行協調委員會」等組織，在各地煽動暴亂，組織反戰活動，助長了美國在越戰中的困難。雷氏並說，共黨對外的滲透顛覆活動，事實上已成了「人民戰爭」的外延或變型。

以上這些報導與資料，說明共匪不僅在世界各地煽動仇美活動，在美國內部的顛覆組織也已早有部署。面對此一現實，美國政府當局似乎已略有警覺：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在「對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的六月份刊上發表文章警告說：「中共獨裁者毛澤東，雖然約在美國六千哩外，但是親

北平顛覆的影子，在美國已是與日俱增的嚴重問題」。八月十七日，紐約時報亦將這篇以「毛在美國的紅影」為題的文章摘其要點，在社論的對頁上刊出。據胡佛說，問題分三方面：「第一，在美國有各色各樣的親毛團體，諸如革命同盟與進步勞工黨等……這些團體熱心的替北平工作。第二、今天的美國是中共日漸擴大的情報活動的目標，其中之一是替北平蒐集情報。第三、中共渴望接觸與影響我們在成長中的一代——大學生、中學生與青年工人。」胡佛結論說：「今天在美國，毛澤東的影子能夠看見和覺察到。我們能够預料，隨着時間的過去，顛覆的危險與日俱增。」在發表這篇文章要點的同時，紐約時報解釋說：「胡佛計劃複印這篇文章，並作廣泛的散發，但因預算的關係而停止。」關於此事，八月十六日的新聞週刊說：「阻礙胡佛複印這

篇文章的是白宮，胡佛所稱的原因為預算。實在的原因是白宮的一次電話。」（註十四）尼克森總統正在思想什麼？白宮何以打這個電話？委實令人費解。

四月廿七日，匪「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題為「向英勇戰鬥的美國人民致敬」。文中稱讚美國民眾四月廿日在華盛頓、舊金山的遊行示威，是美國人民與政府進行鬥爭的新高潮，對美國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極盡曲解、離間之能事。同時強調：「在全世界人民反對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美國人民不愧為一支英勇的戰鬥隊伍。」該社論最後指出：「毛澤東說：『我相信，英勇戰鬥的美國人民終將得到勝利，而美國的法西斯統治必然失敗。』列寧說過：『美國人民是有革命傳統的。』一百九十多年前，當此美國殖民地只有三百來萬人口時，他們就敢於舉起革命的旗幟，進行獨立的鬥爭，打敗了大英帝國。美國二千二百萬黑人中的絕大多數是受到種族歧視最深和階級剝削最兇，也是具有反抗性最强的一支巨大的革命潛力。他們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掘墓人。深信美國人民，一定能够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如將這一社論和其在亞、非、拉丁美洲的統戰、滲透、顛覆活動聯繫來看，不但其埋葬美國的目的暴露無遺，其瓦解、摧毀美國的行動也早已開始。

世事原如棋局，目前的棋勢，正進入衆目睽睽的緊張階段，可惜，尼克森的作風是慢棋，毛共則是快棋，尤其毛共的特長是偷棋；就今天這只棋子（尼氏訪匪）來說，尼克森正在舉棋不動頻頻長考的時候，毛共已四面八方偷偷的在全局佈子並分頭出擊了。

註一：中央社紐約六月十五日專電。註二：毛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毛選第三卷八四九頁。註三：同註一。註四：匪新華社上海五月十五日電。註五：匪新華社北平六月十四日電。註六：匪新華社北平六月十七日電。註七：匪新華社亞的斯亞貝巴六月十六日電。註八：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九七頁。註九：見蔣總統：蘇俄在中國第一四一頁。註十：見「歷史的教訓」第一〇五頁。台北新中國出版社出版。註十一：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匪新華社北平電。註十二：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匪新華社哈瓦那電。註十三：一九七一年二月五日，中央日報第二版：拉丁美洲大勢。註十四：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中央社紐約專電。